

论郭沫若泛神论思想中的统合思维*

杜舜年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摘要]对郭沫若泛神论的研究很多,但是从统合思维的角度研究的还很少。郭沫若的统合思维主要是指他在文学创作活动中所采取的文化行为方法,以及由此所达到的文化行为目标。郭沫若的统合思维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他的统合思维的本质内核是基于传统文化资源的一种自我修正和创新。“统”概括了相关事物的范围;“合”就是和合,侧重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统合不是事物的简单杂糅,而是内在基质的融合。

[关键词]郭沫若;泛神论;统合思维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7)02-0131-03

作为对二十世纪中国有着巨大影响的文化巨人,郭沫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但是,由于时代的波诡云谲、变幻不定,由于他特异的性情、气质和天才,郭沫若是复杂的,郭沫若研究也是复杂多变的,甚至是矛盾的。在相互冲突的种种郭沫若理解中,究竟什么才是他的本质内核呢?笔者认为,是他的思维方式,是他独特的统合思维。东西方两种文化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的整合对他无疑有很大的影响。郭沫若基于他自身的天性和使命感,也会从主观作出统合时代的努力。这种统合思维的特征是什么?它的表现形式有哪些?特别是在郭沫若文学方面的表现?这种统合思维的效果如何?给我们什么样的启迪?从统合的角度来看郭沫若的文化思维方式的诸多方面,确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郭沫若的统合思维主要是指他在文学创作活动中所采取的文化行为方法,以及由此所达到的文化行为目标。郭沫若的统合思维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他的统合思维的本质内核是基于传统文化资源的一种自我修正和创新。“统”概括了相关事物的范围;“合”就是和合,侧重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统合不是事物的简单杂糅,而是内在基质的融合。

在他的青年时代,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呈现出尴尬之色。西方的文化思想改变着人们头脑中的文化版图。郭沫若在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受到欧风美雨浸染,虽然这其中经过了日本

的转口。而后期中国作为一个主体,独立性增强,社会环境的变化对这一时期郭沫若的统合思维产生了巨大影响。郭沫若的统合思维是对自身文化缺陷在方法论上的超越。

从传统文化资源的影响来看,他受到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当然还有老庄的影响。以庄子对郭沫若的影响为例,庄子的“二元一体”的思想,所谓“一体”就是阴阳双方的亲和统合,其经典表述为“合二为一”可界定为“共存互补”。而《中庸》中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更是反映了中国人看待事物运作的方式,以及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郭沫若无疑也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

郭沫若出国留学以前,就受到了外国文化的影响。虽然他说:看的是西洋书,受的是日本气。但是这一时期也是其统合思维发展的重要时期。正是在日本,他对中国的文化走向产生了比较清晰的感性判断。异质文化语境的强烈刺激,是他弃医从文的原因之一。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在面对全新的强势文化时,自己文化心理的重新统合。从他的自传来看,郭沫若的青年时代处于极度的焦躁之中,一方面是青年人成长期的常态,另一方面是中国封建文化崩溃时的必然现象。传统的文化因子不再是新一代中国人建构自我文化统合的充要条件。而西方的工具理性和中国周易生命哲学,庄子、孔子的思想相结合就是必然的选择。在这种传统的“合”与工具理性的双重结合下,产生出了具有郭沫若风格和特点的统合思维。这是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的一种尝试。这种新的文化尝

* [收稿日期] 2007-02-15

[作者简介] 杜舜年(1973-),男,四川南充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试,也是当时、甚至现在中国文化创新的客观要求。

二

郭沫若的统合思维是通过他的文学创作活动表现出来的。该过程是对各种文化思想的整合,那是对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杂糅中的统,然后在两者的交叉融会基础上进行了合。

首先,就以郭沫若的泛神论来说,反映了他的全局统合观。他的泛神论是建立在对古今中外泛神论的充分吸收之上的。他对泛神论的定义是:“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1]郭沫若从主观的“我”出发,融合老庄、印度哲学、欧洲斯宾诺莎等的思想,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泛神论哲学观。他说:“我素来喜欢读《庄子》……我从此更被导引到老子,导引到孔门哲学,导引到印度哲学,导引到近世初期欧洲大陆唯心派诸哲学家,尤其是司皮诺若(Spinoza)。我就这样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2]从宇宙全体的视角,对存在于其间的万物给以能动的统合。正是因为参照的泛神论内容的扩大,才使他能够统合创造出具有新质的泛神论。

如果说泛神论是贯穿郭沫若早期诗歌的关键词,那么对生命意志的强烈诉求则是其内核。曾在《生命底文学》一文中说:“一切物质皆有生命,无机物也有生命。一切生命都是 Energy 底交流,宇宙全体只是个 Energy 第交流。”又说:“Energy 底发散便是创造”。在郭沫若的诗歌中,首先是对自然生命意志的崇拜,如《太阳礼赞》中对太阳的讴歌,《雪朝》更直接指陈“大自然”,把宇宙之银光当成宇宙之本体,而自己要和它合而为一;其次是对群体生命意志的歌颂,如《们》中对集体生命力的赞扬;最后回归到个体生命意志的建构,如《凤凰涅槃》中,凤凰自焚,然后更生。而且自然、群体和个体这三者的生命意志是相互融会贯通的,不是孤立存在的。他的泛神论是对个体生命、民族生命本身的反思,是基于文化人类学上的创新。在他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打动人们的不仅仅是振聋发聩的意象,而且也在于他所倡导的生命意志所喷发出来的能量。

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是自我生命意志与外在事物统合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文化“中间物”。郭沫若通过对泛神论统合,强调了生命力对个体,对民族革新的重要意义。他通过泛神论这个中间物,把“自我”、“超我”与神、自然、人类统合起来。他说:“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底表现,我也只是神底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在此基础上,郭沫若把“宇宙全体重新看作个有生命有活动性的有机体。”^[3]郭沫若的主体生命意志创造性地统合了泛神论,与以往的其他泛神论思想有所不同。从内容上,杂糅古今中外;思想上,郭沫若从其当下出发,以“为生民请命”的动机确立了他的泛神论思想。在对它们的和合与统一中,郭沫若试图唤醒几千来逐渐萎缩的传统文化的生命力。郭沫若的历史研究也体现了这一点:他还还原了传统文化中的昂扬向上的生命力。同样,其历史小说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历史剧《屈原》中,郭沫若通

过张扬屈原的个性,高扬屈原的生命意识,还原历史人物屈原对自己生命意志和人格独立的追求。这种结合现代文化语境对历史的还原,再一次证明了统合思维在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中被广泛地运用。

其次,郭沫若的统合思维是对其主观想像力的统合。由于郭沫若的统合思维主要是通过他的文学创作表现出来的,加上他又是一个偏于主观想像的诗人,所以他的统合思维是他的主观现象力流变的结果。他说:“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肯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自己觉得我的想像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4]就郭沫若的主观想像力的发展变化来看,《女神》可以说是他的巅峰之作。具体来说,出国以前,郭沫若的思想处于迷茫之中,到了国外以后,他的主观想像力在异质的文化语境下,新的文化因子使他的思想产生了质的变化。新的文化因子对郭沫若的灵魂得震荡是极其强烈的,必然致使他在主观上对其进行统合。在那里,代表日本文化的风物具象,以及西方文化的巨大帷幕都在他的眼前展开。中国文化的诸多意象的过去、现在、可能的未来都淋漓而透彻地在那面“镜子”上映照出来。所以说郭沫若的主观想像力是饱含着历史与文化的沉重负载的。他的统合思维的出现是中国文化浑圆一体的必然继承,也是中国文化再一次复兴的创新与尝试。

同时,郭沫若的主观想像力和他的统合思维之间存在着悖论的关系。主观想像力是统合思维产生的肇因,但是主观想像力本身就是捉摸不定的。它随着郭沫若的情绪的变化而消长,甚至因为外界因素的变化而最终消退。他说“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的世界。”^[5]在他看来,“情绪”是主观想像力的根本动力。他说:“时间艺术是情绪自身的表现,”^[6]在他的眼里,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唯美主义等艺术流派是一种技巧,都是对激发文学创作的“情绪”所采取的不同文学形式。可见郭沫若的统合思维有着极强的主观性。

三

郭沫若的统合思维的客观效果是他对完美人格的塑造。就郭沫若自己来说,对“完美的人格”的追求,是他的统合思维追求的极致。郭沫若从建构个体的人格入手,以及民族性格的重新塑造,最终上升到人类整体的人格圆满。他说“把从前的小我放弃了,换成了一个足以代表全世界的多数民众的大我,”^[7]郭沫若统合效果随着他的自我和外发现的范畴的扩大而扩大了。但是不论怎样变化,他的泛神论的主题就始终关于人的人格塑造。作为个体的人格,以及群体的人格,群体与个体之间的人格改造的辩证关系,乃至民族之间的人格的关系,郭沫若把这些都统合于“大我”的泛神论思想之中。内容和形式是相互关联的。随着郭沫若统合思维所涉及的内容的扩大,他的统合思维的形式也处于变化和完善当中。而“完美的人格”也在统合中丰满起来。他的诗学观是:“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是人格创造冲动的表现。个性发展得比较圆满的诗人,表示他的个性与彻底,便愈能满足读者的要求。”^[8]他

又说:“因为诗——不仅是诗——是人格的表现,人格比较圆满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是人格冲动的表现”。^[9]他把诗歌与完满的人格两者辩证地统合起来,所以他的诗歌是泛神中的大美,是人格的球形统合。

郭沫若的统合思维的另一个客观效果就是他的和谐诗美世界的形成。统合的最终追求是和谐。既是诗歌语言、韵律等的和谐,也是诗学、美学思想的和谐。特别是他早年追求个体生命的“一切”与宇宙本体“一”的和谐悠久,就更加说明了他的统合思维的这种客观效果。另一方面,统合思维也使郭沫若的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结合地更加圆润谐和。郭沫若采用泛神论的创作角度,这有利于他发挥自己重直觉和主观想像力的特长。也有利于它在感性上自由的整合。在此之上,用统合思维这种方法,对泛神论从文化的感悟到诗歌的内容、形式的勾兑,达到整体上的融合。郭沫若的这种诗学方法,总体上达到了追求全面、和谐、均衡的效果。

结论

郭沫若的主要文学活动时期处在中国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剧烈对抗的时代。如何使传统和现代在中国得到融洽的统合,一直是学人们关注的焦点。就是对当下的中国文化,也极具现实意义。由此,我们可以从郭沫若的统合思维建构的努力过程中,看出中国文化统合前进的趋势。这正如大高顺雄所说:“郭沫若努力把相互矛盾的事物统合起来,上升到另一个不同的阶段,他的思想和行动的轨迹,也正是现代中国的形象。”^[10]

总之,作为球型天才的郭沫若,出于其天性中强烈的主观情感,出于他对纷繁复杂的文化思想和诸多文学潮流的全面把握,表现出了鲜明的统合思维方法。这体现了他的文学才情和把握一

切的方法上的创新。郭沫若的统合思维出现既有着自身和时代的必然性,又与我国当下所提倡的和谐文化具有一致性和前瞻性。

[参考文献]

- [1] 郭沫若. 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A]. 沫若文集(第十卷)[C].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178.
- [2] 郭沫若. 王阳明礼赞[A]. 沫若文集(第十卷)[C].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39.
- [3] 田寿昌 宗白华 郭沫若. 三叶集[M]. 中华民国十二年九月三版, 亚东图书馆, 16.
- [4] 郭沫若. 文艺论集·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A]. 沫若文集(第10卷)[C].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105.
- [5] 郭沫若. 文学的本质[A]. 沫若文集(第10卷)[C].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223.
- [6] 郭沫若. 文学的本质[A]. 沫若文集(第10卷)[C].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222.
- [7] 郭沫若. 关于小说的话[A]. 文艺创作讲座(第1卷)[M]. 上海光华书局, 1931.
- [8] 郭沫若. 论诗三札[A]. 沫若文集[C]. (第10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202.
- [9] 郭沫若. 三叶集[A].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15卷)[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338.
- [10] 大高顺雄. 在矛盾中寻求“自我统一”——郭沫若现象与现代中国[J]. 郭沫若学刊, 2005, (2): 36.

(责任编辑:杨 睿)

Analysis of the thinking of integration and unity in Guo Moruo's pantheism thought

DU Shun - nian

(China New Poetic Research Institut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studies on Guo Moruo's pantheism but there are fewer studies on Guo Moruo's pantheism from the angle of the thinking of integration and unity. Guo Moruo's thought of integration and unity is mainly his cultural behavioral methods which he used in his creative work and his cultural behavioral objective by using the methods. Guo Moruo's thought of integration and unity is gradually formed, however, the core essence of his thinking of integration and unity is self - correction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Integration" generalizes the scope of related things and "unity" is harmony which emphasizes the inherent connection of the things. The integration and unity is not simply combination of the things but i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herent connection of the things.

Keywords: Guo Moruo; pantheism; thinking of integration and unity